

当代书法如何体现“书卷气”

文人书法的提法，不知始于何时。但古代仅强调“书卷气”——自宋明而始，开鉴赏和批评书法之先河，提出“书卷气”为文人书法的重要审美内容和标准。为什么古人仅重书卷气？因为古代不缺传统文人，能称得上文人的，基本上都具备了书法艺术所需要的知识结构，就看笔下格调的高低而已。

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，随着科学的进步、知识的大爆炸、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，造成了传统文人生存空间的缺失。另外，当下书法传播样式基本都以展览体存在，导致了炫技风泛滥，学院派书法的形式主义和美术化倾向严重，更不用说比比皆是的江湖书法、老干部体书法了。如此局面令人担忧，因此，有识之士摇旗呐喊，提出了重振文人书法的必要性。

■倪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荣誉主席

传统文人书法最重“书卷气”

先来分析一下，传统文人书法究竟有哪些特征。综观历代书论，概括起来，有以下两点：第一，书写内容大多是书家自撰的诗词文章，而且书家们并非为展览而专门书写，而是一种日常状态、有感而发的书写；第二，书作在精神面貌上多呈现出自然神采，但又并非没有法度的“逸笔草草”，而是在懂法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法度。具备了以上两点，这样的书作呈现出来的气象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书卷气”。

由此可知，“书卷气”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展现了文人的修养、文人的气格。这修养和气格，当中包含了知识结构、理论素养、思想高度等，是书家精神境界、风骨气度的自然流露。所以，“书卷气”往往不以法度见长，不能也不必用严格的法度去衡量，却有着活泼泼的文化气息。

像宋代的苏轼、明代的董其昌，他们的作品，就是文人书法的代表——笔画之间既求法度，又崇尚写意。

苏东坡代表作《黄州寒食帖》与其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，“天真烂漫是吾师”的主张是非常一致的。意态情趣，平日的应用文字随手写来，古人书法的神韵在信札中自然地表现出来，这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法。所谓“浩然听笔之所之”，便是重自然，求神采，但又要“不失法度”。

近代如鲁迅的书法，也仍然属于传统文人中具有强烈“书卷气”一类的。人们从他的书法中，可以读出鲁迅精神层面上的含而不露、外冷内热、坚韧不拔、和蔼而不轻浮、庄重却不高傲、热诚且又冷峻，坚守个人情操等品性。当代“通儒”饶宗颐和书家陈永正，他们的书法作品也具有“书卷气”，饶宗颐是文史哲、中西相关学科样样精通，在书法上更达到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度。他的书法，在法度之中将个人理解发挥到了极限。陈永正精通古典律诗，文史哲修为也相当不错，他的书法也是在符合法度之中，更多的是突出了个人的品格修为和文人气骨。

当代已缺乏“书卷气”的氛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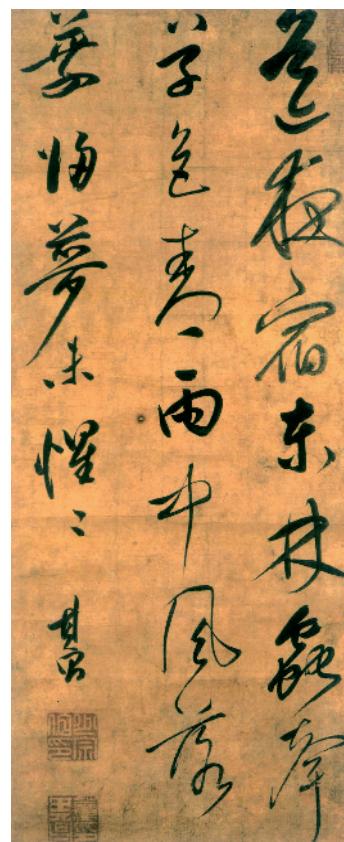
但能够达到饶宗颐和陈永正这样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书家，当代可谓凤毛麟角。

首先，从日常书写状态来看，毛笔已不再是日常的书写工具。因此，传统文人读书万卷、抄书千卷、著述百卷，浸润一辈子而得来的“书卷气”，已成为无本之木。书法变成了一种专门的技艺之学，要潜心钻研才能得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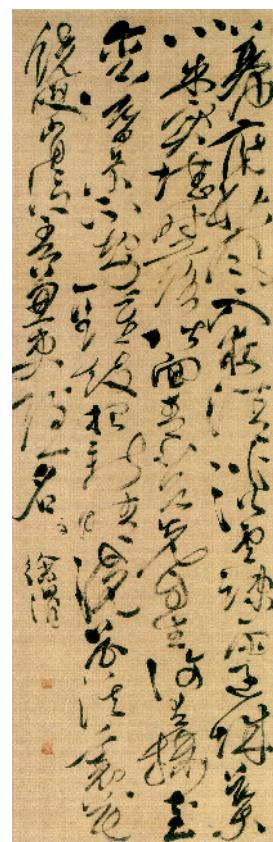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书法的传播基本就是以展览为中心来进行。展览俨然成为体现书法家水平的唯一形式，除此之外，很难还有体现书家价值取向的途径。因此，书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开展。创作氛围、创作意识、



■苏轼 黄州寒食帖



■董其昌 五绝诗轴 行书



■徐渭 草书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轴



■饶宗颐 书法

创作心态日益走向了作品的表现力、形式感和视觉刺激上。展厅成为“竞技场”，技术品质变成至高无上的追求。文人那种逸兴遄飞、兴酣落笔、遣性散怀的抒情性表达消失殆尽，传统书写的心态被扭曲。人们在展厅里看到的，笔笔皆技而已。道之不传也久矣，哪里还能有呈现精神品质、乃至技进于道的传统文人书法作品？

第三，今人做学问的条件与方式，跟古人相比，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清代王概《论书》中说：“去俗无他法，多读书，则书卷之气上升，世俗之气下降矣。”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，肯定不算文人。但有文化的人，写出来的书作未必就有书卷气，未必就能去俗，即未必就是文人书法。当代做学问的人，也不乏读书破万卷的；由于各种网络媒介的辅助，甚至还可以肯定地讲，今天愿意读书的人，其阅读量远远多于古人，但写出来的字为什么就没有“书卷气”呢？这跟书写工具的转变休戚相关。从用硬笔书写到键盘敲击，当今的读书人已一步步远离了古代读书人的环境氛围。敲击键盘让读书人再也无法像传统文人一样，在书写过程中对一点一画进行斟酌和锤炼，码字过程是机械化的。

另外，今天的语言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白话文通行无碍，古文需要进行专门长期的学习，即便是书家，也很难做到出口成诗、成章、成歌、成赋，书写的内容自然也就索然无味。形式与内容是互为表里的，古代书家的学养滋润着他的笔端，缺乏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，笔下哪里还能奔涌出“书卷气”呢？

综合以上分析，可见书写生态的改变，使之传统文人书法的主流风格——“书卷气”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，很难再成为主流了。

文人书法其实存在个性化支流

那么，当代文人书法，还能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？事实上，在文人书法的发展历程中，一直就存在着一些个性鲜明、以张扬思想观念为要义的非主流风格，虽是暗流奔涌，却也生生不息，可谓文人书法的一条支流。在今天这个时代氛围下，倒是颇值得继承、延伸乃至拓展的。

首先，我们分析一下徐渭的书法。

徐渭，明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、军事家，戏曲家。与解缙、杨慎并称明三才子。他

的书法从二王一脉入门，又喜宋代米芾书风，有“阅米南宫书多矣，潇洒爽逸，无过此帖，辟之朔漠万马，骅骝独见”（《书米南宫墨迹跋文》），由此可见，徐渭是懂得书法正道的，也下过苦功夫的。按照正常的理路，他的笔下，本应具有强烈的“书卷气”，但从他真实表达来看，却走向了癫狂酣畅，走向了个人生命状态的自由宣泄，与整个沉闷的明代书坛格格不入。

来看看徐渭的人生都经历了些什么吧。最初，他受到胡宗宪幕府的器重，春风得意；可惜好景不长，胡宗宪被捕之后，他因郁惧发狂，数度自杀未遂；后又因杀继妻而身陷囹圄，得好友相援方出狱；但晚年仍穷困潦倒，贫病交加……徐渭的一生如此坎坷，这使得他的精神长期处于特异状态，尤其渴盼解脱各种人生束缚，下笔自然惊风雨泣鬼神，虽是十足的文人，却无半点书卷气。他的书法成为个体生命的写照，成为自我思想的表达。以今人论之，就是徐渭的书法更多是他追求本我的体现。

大家都熟悉的伟大政治家、革命家、军事家、诗人毛泽东，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。他的书法，立意高古、气势磅礴、激情澎湃又睿智深远，跟他的诗词文章高度一致，都展现了他在革命生涯中所具有的坚定信念和无尽豪情。当我们回顾他的一生，重读他的诗词时，更加能透彻地理解到，毛泽东的书法，正是他思想情怀的体现。二十多岁时，毛泽东写下了“丈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稀米，沧海横流安足虑，世事纷纭何足疑”（《送纵宇一郎东行》），当中已充满壮志凌云、豪情满腹气象；此后他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当中，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”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等句，更是调高逸响；哪怕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他的笔下，也是“只等闲”“腾细浪”“走泥丸”“云崖暖”“铁索寒”（《七律·长征》），用夸张而又明快的调子，将一切痛苦牺牲化为诗篇；到《沁园春·雪》当中，“略输文采”、“稍逊风骚”、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、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，那种睥睨天下、独步古今的思想境界，更是让人仰之弥高。这样一位伟人，他的书法自然不是以“书卷气”为胜，而是和他的思想情怀高度匹配的。若按传统的“书卷气”来衡量，他的书法，是不能算好书法的，但他却被评为 20 世纪 20 个杰出书法家之一，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书法中，有思想。

基于对徐渭、毛泽东书法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文人书法在其推进过程中，就不仅有“书卷气”这种精神品质，还有以抒发个人思想、展现自我观念为主导的杰出代表。这无疑对当下文人书法的发展有一定启示：当文人书法不再唯“书卷气”为标准时，就有可能另辟新境，以思想表达或者说观念层面的表达来取胜，每一个具有独立思想、在观念上能有先见的书家，都能获得充分展现。这样，文人书法的天地，自当更加开阔。